

儒林外史

人民文學出版社

吳敬梓著

儒林外史

四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北京

儒林外史（共四册）

一九七五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七五年八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平装本定价：每部六元六角
书号：一〇〇一九·二二五九

儒林外史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將軍大戰 歌舞地酋長割營

話說湯大爺湯二爺領出落卷來正在寓處看了氣惱只見家人從貴州鎮遠府來遞上家信兩人拆開同看上寫道生苗近日頗有蠢動之意爾等於發榜後無論中與不中且來鎮署要緊大爺看過向二爺道老人家叫我們到衙門裏去我們且回儀徵收拾收拾再打算長行當下喚尤鬍子叫了船算還了房錢大爺二爺坐

了，騎小廝們押着行李出漢西門上船。葛來官聽見買了兩隻板鴨，幾樣茶食到船上送行。大爺又悄悄送了他一個荷包，裝着四兩銀子。相別去了。當晚開船，次早到家。大爺、二爺先上岸，回家纔洗了臉，坐下吃茶。門上人進來說：六爺來了。只見六老爺後面帶着一個人走了進來。一見面就說道：聽見我們老爺出兵征剿苗子，把苗子平定了，明年朝廷必定開科。大爺、二爺一齊中了我們老爺封了侯那一品的蔭襲料。

想大爺二爺也不稀罕就求大爺賞了我等我
戴了紗帽給細姑娘看看也好叫他怕我三分
大爺道六哥你掙一頂紗帽單單去嚇細姑娘
又不如去把這紗帽賞與王義安了二爺道你
們只管說話這個人是那里來的那人上來磕
頭請安懷裡拿出一封書子來遞上來六老爺
道他姓臧名喚臧岐天長縣人這書是杜少卿
哥寄來的說臧岐爲人甚妥帖薦來給大爺二
爺使喚二爺把信拆開同大爺看前頭寫着些

請問老伯安好的話後面說到臧岐一向在貴州做長隨貴州的山僻小路他都認得其人頗可以供使令等語大爺看過向二爺說道杜世兄我們也許久不會他了旣是他薦來的人留下使喚便了臧四磕頭謝了下去門上人進來稟王漢策老爺到了在廳上要會大爺道老二我同六哥吃飯你去會會他罷二爺出去會客大爺叫擺飯同六老爺吃吃着二爺送了客回來大爺問道他來說甚麼二爺道他說他東家

萬雪齋有兩船鹽也就在這兩日開江托吾們
在路上照應照應二爺已一同吃飯吃完了飯
六老爺道我今日且去着明日再來送行又道
二爺若是得空還到細姑娘那裡瞧瞧他去我
先去叫他那里等着大爺道六哥你就是個討
債鬼纏死了人今日還那得工夫去看那騷娘
子六老爺笑着去了次日行裏寫了一隻大江
船尤鬍子臧四同幾個小廝搬行李上船門檣
旗牌十分熱鬧六老爺送到王泥灘說了幾句

分別的話纔叫一个小船蕩了回去這里放炮
開船一直往上江進發這日將到大姑塘風色
大作大爺吩咐急急收了口子彎了船那江裏
白頭浪茫茫一片就如煎鹽蓋雪的一般只見
兩隻大鹽船被風橫掃了抵在岸邊便有兩百
隻小撥船岸上來了兩百个鬼神也似的人齊
聲叫道鹽船擋了淺了我們快帮他去起撥那
些人駕了小船跳在鹽船上不由分說把他艙
裏的子兒鹽一包一包的儘興搬到小船上那

兩百隻小船都裝滿了一个人一把槳如飛的棹起來都穿入那小港中無影無踪的去了那船上管船的舵工押船的朝奉面面相覩束手無策望見這邊船上打着貴州總鎮都督府的旗號知道是湯少爺的船都過來跪下哀求道小的們是萬老爺家兩號鹽船被這些強盜生生打劫了是二位老爺眼見的求老爺做主搭救大爺同二爺道我們同你家老爺雖是鄉親但這失賊的事該地方官管你們須是到地方

官衙門遞呈紙去朝奉們無法只得依言具了呈紙到彭澤縣去告那知縣接了呈詞卽刻陞堂將舵工朝奉水手一千人等都叫進二堂問道你們塩船爲何不開行停泊在本縣地方上是何緣故那些搶塩的姓甚名誰平日認得不認得舵工道小的們的船被風掃到岸邊那港裡有兩百隻小船幾百个兇神硬把小的船上塩包都搬了去了知縣聽了大怒道本縣法令嚴明地方清肅那裡有這等事分明是你這奴

才攬載了商人的鹽斤在路夥着押船的家人
任意嫖賭花消沿途偷賣了借此爲由希圖抵
賴你到了本縣案下還不實說麼不由分說撒
下一把籤來兩邊如狼如虎的公人把舵工拖
翻二十毛板打的皮開肉綻又指着押船的朝
奉道你一定是知情夥賴快快向我實說說着
那手又去摩着籤筒可憐這朝奉是花月叢中
長大的近年有了幾莖鬍子主人纔差他出來
押船嬌皮嫩肉何曾見過這樣官刑今番見了

屁滾尿流憑着官叫他說甚麼就是甚麼那裡
還敢頂一句當下磕頭如搗蒜只求饒命知縣
又把水手們嚷罵一番要將一千人寄監明日
再審朝奉慌了急急叫了一個水手托他到湯
少爺船上求他說人情湯大爺叫臧岐拿了帖
子上來拜上知縣說萬家的家人原是自不小
心失去的鹽斤也還有限老爺已經責處過管
船的叫他下次小心寬恕他們罷知縣聽了這
話叫臧岐原帖拜上二位少爺說曉得遵命了

又坐堂叫齊一千人等在面前說道本該將你們解回江都縣照數追賠這是本縣閒恩恕你初犯扯个淡一齊趕了出來朝奉帶着舵工到湯少爺船上磕頭謝了說情的恩撫着鼻子回船去了次日風定開船又行了幾程大爺二爺由水登陸到了鎮遠府打發尤鬍子先往衙門通報大爺二爺隨後進署這日正陪着客請的就是鎮遠府太守這太守姓雷名驥字康錫進士出身年紀六十多歲是个老科目大興縣人

由部郎陞了出來在鎮遠有五六年苗情最爲熟習雷太守在湯鎮臺西廳上吃過了飯拿上茶來吃着談到苗子的事雷太守道我們這里生苗熟苗兩種那熟苗是最怕王法的從來也不敢多事只有生苗容易會鬧起來那大石崖金狗洞一帶的苗子尤其可惡前日長官司田德稟了上來說生員馮君瑞被金狗洞苗子別莊燕捉去不肯放還若是要他放還須送他五百兩銀子做贖身的身價大老爺你議議這件

事該怎麼一个辦法湯鎮臺道馮君瑞是我內
地生員關係朝廷體統他如何敢拿了去要起
贖身的價銀來目無王法已極此事並沒有第
二議惟有帶了兵馬到他洞裡把逆苗盡行勦
滅了捉回馮君瑞交與地方官究出起釁情由
再行治罪舍此還有別的甚麼辦法雷太守道
大老爺此議原是正辦但是何苦爲了馮君瑞
一個人興師動衆愚見不如檄委田土司到洞
裡宣諭苗酋叫他好好送出馮君瑞這事也就

可以罷了湯鎮臺道太老爺你這話就差了譬如田土司到洞裡去那逆苗又把他留下要一千兩銀子取贖甚而太老爺親自去宣諭他又把太老爺留下要一萬銀子取贖這事將如何辦法況且朝廷每年費百十萬錢糧養活這些兵丁將備所司何事既然怕興師動衆不如不養活這些閒人了幾句就同雷太守說敘了雷太守道也罷我們將此事敘一个簡明的稟帖稟明上臺看上臺如何批下來我們遵照辦理